

●李林华 金明生

理性与我国科学图书馆学的构建*

摘要 理性是科学的内核,科学是理性之外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尚处于形而上学阶段,与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科学尚存在一定距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缺乏理性精神。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理论构建及其研究方法,都需要理性来把握。理性分为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方法理性四个层次。科学图书馆学也应从这四个方面去构建。参考文献29。

关键词 理性 图书馆学 学科构建 本体理性 认知理性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Rationality is the inner cor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is the outer look of rationality. At present,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s at the stage of metaphysics, and cannot be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cience. The reason is the lack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e abstractnes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a scientific library science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rationalit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and methodological rationality. 29 refs.

KEY WORDS Rationality. Library scienc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CLASS NUMBER G250

1 中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一项未竟的事业

“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1],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实质上涉及对“科学是什么”的理解。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认为无法给科学下一个合适的定义,而只能从不同侧面去理解。他指出:“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2]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若干基本特征:①构成科学的基本成分是知识,而知识是具有一定抽象性、规律性和洞察力的认识,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与升华的结果;②科学是由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并遵循严格的逻辑法则所推演出来的具有一定内在结构的知识体系;③科学需有正规、可靠的方法为基础。从这些意义上理解,目前的图书馆学还包含着非科学的组分。

那么,我们时下所言的图书馆学又是指什么呢?笔者较赞同蒋永福先生的观点——“所说的‘学’,指的是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专门研究,而不一定就是指独立、完整意义上的‘学科’”^[1]。也就是说,目前图书馆学还包含大量经验的成分,还是一门“经验科学”,离一门具有学科意义的“本质科学”尚有一定的距离。我国图书馆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西方引进

以来,将近90年的历史,而图书馆学至今尚没有实现科学化,没有在现代学科之林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受到界外的漠视与界内的质疑,这不禁使业界迷惑:我国图书馆学到底缺少什么?理性是科学的内核,科学是理性的外现^[3]。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代名词。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还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理性精神的匮乏。

2 我国图书馆学科学性的理性审视

2.1 理性

在哲学的认识论中,理性是与感性相对的概念。《辞海》对理性的定义为:“认识的高级阶段,指属于概念、判断、推理阶段的认识。它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4]“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5],理性作为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它以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基本思

*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7N35)阶段性成果之一。

维形式,是对普遍必然性的追寻和确认,其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寻求真理,获得真理,而科学的目标也就是要实现关于世界的真的认识,因而科学与理性具有内在统一性,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6],欧洲启蒙思想家正是大胆使用人的天赋理性,高扬理性的旗帜,以人为本,打破了神学的绝对权威,以理性为武器维护了人的尊严,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人性追求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也以理性的归纳和演绎为基本的思维方式,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推理等理性方法,去发现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7]而我国学者在对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求解,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缺乏^[8]。

2.2 理性与我国图书馆学的抽象性

中国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沈祖荣、胡庆生等一批留美学者归国,他们办学校,创建图书馆,并掀起了以“教育救国”为思想基础的新图书馆运动。他们初步建立了近代图书馆体系并促进了图书馆管理的科学化。然而,受欧美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他们局限于图书馆内部业务的分析。20世纪50-60年代,受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难以避免苏联式的“泛政治化”的倾向,图书馆理论的研究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

在开启国门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滚滚而来。我国图书馆界开始了自动化管理的开发,后来又出现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技术浪潮经久不衰,图书馆学的研究出现了泛技术化的倾向。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热衷于技术的介绍与经验的总结,往往囿于某一局部现象的一般描述而无理论上的升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这种实用——技术的思潮,使图书馆学经验色彩浓厚,缺乏科学推导,缺少逻辑论证。图书馆学长期停留在经验层次上,研究工作的内容表现在收集资料,分类整理,定性加工,并用自然语言描述出来。图书馆学长期为一种“经验之学”。经验的概括,描述性规律不是科学,而是前科学的认识方式^[9]。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次次高潮没有实现我国

图书馆学的科学化。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理性的作用就是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因果关系,来把握这种抽象性与普遍性。要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让图书馆学成为人类对客观知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对感性经验进行理性的分析、抽象、综合,从中升华出科学的定义与命题,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理论。没有以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形式,是不可能获得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的。

2.3 理性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

从西方引进图书馆学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定义、本质、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体系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构筑了以文献为核心、以信息为核心、以知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也是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对象与本质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科学理论是一些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10],理论的形成过程是在概念、原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与合逻辑的推理过程,从而推演出“应当如此”的结论。从理论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理论的形成正是理性思维——判断、逻辑、推理等发生作用的过程。而理论作为结果正是理性思维自然而然的一种产品。而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基本概念如信息、知识,都是在社会大背景下匆忙引入图书馆学并赋予新的学科含义,没有遵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规律,这一点突出反映于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仓促性与非自为性,凸显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先天不足。

从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又似乎把理论当成纯粹思辨的产物。大多理论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与臆想,出于研究者的体验与理解,所构建的只是一种思辨理论。这种思辨理论用纯粹的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这正是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理论的前提具有假设性,理论“以假设的概念和公理为基础”^[11]。理论前提的假设性必须通过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可检验性是科学的重要特性。而基于思辨的图书馆学理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难以进行检验。

这种思辨理论造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泛化,它既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又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难以发挥理论的作用;它脱离现实,难以找到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它是研究者个人的随意性行为

……不被图书馆工作实践所接纳”^[12]。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用超自然的力量——神来解释世界;形而上学阶段,用“抽象的实体”来认识事物;科学实证阶段,把推理和观察相结合去探索现象背后的实际规律^[13]。按孔德的科学三阶段规律,目前我国图书馆学还处于形而上学阶段,与真正的科学尚有一定的距离。

2.4 理性与图书馆学方法的科学性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其实也是这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史。鉴此,图书馆学研究者致力于图书馆学方法的构建,除了利用现成的方法外,还介绍、移植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的整合。从表面上看,图书馆学似乎建立起完整、严密的方法体系,但从现实看,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际应用的方法极为有限。在实际工作的概括与总结中,经验描述方法为主要方法;在图书馆学理论构建中,思辨方法又是主要方法。正是研究方法的非理性(即诉诸直觉、顿悟等),使我国图书馆学在一次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高潮中,在业界一次次的“图书馆运动”中,错过了科学化的机会。

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14],任何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式都是有限的,都是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比较与概括、具体与抽象等理性方法来实现的。芝加哥学派领导了西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历程,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引入了图书馆学,给以经验技术为主导的当时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他们是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最新实证研究手法分析图书馆问题。这些研究都是严格地按照经验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即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基础,强调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强调科学的分析技法,强调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15]我国图书馆学发展至今,尚处于经验科学、形而上学阶段,没有完成科学化的历程,忽略了图书馆学科学化关键的一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3 从理性的四重向度构建科学图书馆学

理性概念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西方哲学对理性的理解来看,大致可以

把理性区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16]: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理性;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理性;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理性;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理性。科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构筑科学的图书馆学也需要从理性的四重向度来把握,即探究图书馆学的本体、图书馆学的本质与规律、图书馆学的价值、图书馆学的方法。

3.1 图书馆学的本体

本体理性源于对世界本源的把握,把理性视为“宇宙之根源和世界之灵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17]。本体理性着眼于理性的本体观和本体意义,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寻找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永恒本体和终极世界的存在。本体论意义的图书馆学,意味着确定图书馆学的实体——图书馆进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其研究范围和方向,也决定着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尽管人们的研究视角不同,提出了各种图书馆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但从总体上来看,图书馆学界已经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从知识角度来把握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在知识的长链中,形成了知识社会说、知识交流说、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的知识链条。“图书馆是客观知识组织与记忆的社会组织”^[18],“图书馆是公共知识中心”^[19],以知识为核心来把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定义图书馆已经成为共识。

3.2 图书馆学的本质与规律

“认知理性则是专注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追求未知领域的知识真理和探索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是理性的求真本性的完满体现。”^[17]作为认识论向度上的理性,是一种对获得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形式。我国对图书馆的认识,以往大多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馆内科学”,从内部的工作内容与方法着手,研究的是图书馆具体的工作与管理,遵循的是一条机构导向的研究思路。如今,虽然有学者开始从图书馆外部认识图书馆的本质与规律,但图书馆学研究整体还没有提升到这一高度。作为客观的现实的图书馆本身,仅研究其工作技术、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显然不是本质规律性的认识。

“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记忆中去的社会装置”^[20],“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21]。图书馆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是人类客观知识记忆的场所及

客观知识主观化的中介,因而图书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对群体特征和活动的持续的社会学研究是确保每一个社会机构改革成功的唯一安全指南”^[22],这一观点对于以机构为导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要突破图书馆机构范畴,将其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从外部来探索其作为一个社会知识系统的功能及其实现。图书馆学只有将其注意力从过程转向功能,研究人的知识信息需要及其满足机制,人们才能从学科的层面来认识图书馆现象。也就是说,图书馆学研究要真正转移到知识的序化以及用户的需要上来,研究其客观规律,遵循一条知识(图书馆的本质特征)——社会存在(知识交换的中介,涉及到图书馆的社会性)——人(图书馆学的目标)的逻辑线路,并真正以这条逻辑线路来演绎我们的理论体系。

3.3 图书馆学的价值

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3]。价值理性是强调理性的价值理想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其内涵包括人性论(人性、人道、人权)与精神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真理)。它表示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的范畴,并反映了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的关系,涉及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科学“应怎样”的问题。价值理性体现在图书馆学中,主要是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与图书馆的价值目标问题。

在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方面,图书馆学从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历史到人文精神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实现,已经构筑起较完整的人文图书馆学体系。图书馆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创造美与和谐为图书馆的宗旨”^[24]。在图书馆价值理想方面,认为图书馆是实现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的保障,从而真正实现知识公正,创建和谐的知识秩序。“公共图书馆制度能够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与求知的权利,从而从知识、信息的角度维护了社会的公正”^[25]，“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有效保障公众平等、自由地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26]。在图书馆学理论界,已经竖起了“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知识公正”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图书馆思想启蒙运动。

然而,现实与理想间形成了鸿沟,理论界倡导的“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知识公正”的理想,却招致图书馆实践者的质疑,认为理想者脱离现实,无视中国图书馆的现状,生搬硬套国际图书馆理念,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有害无益。而对大多数图书馆专业人员来说,崇尚理性与知识、尊重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等思想,都是比较陌生的观念。近几年出现的图书馆危机事件则凸现了图书馆实践中对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目标的缺失与漠视。图书馆价值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匮乏昭示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3.4 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作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介工具和手段,是一种方法理性。”^[17]方法理性以理性的特征与功能作为有效的工具去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虽然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欲实现我国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目标,在现阶段,其首要任务是采用社会科学也就是图书馆学的母科学的研究规范与研究方法,其次才是考虑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正是借鉴当时已成熟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才使社会科学摆脱形而上学阶段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27],成为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门类。发展至今,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进入了多元时期,但客观性和实证性等却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硬核,“迄今为止,一体化的和实证的科学观仍然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28]。

美国著名科学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成就时,列举了从1900到1965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和创造性成就,得出结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是非常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29]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只采取纯粹的思辨的理论构建方法与经验描述方法,是不可能等来图书馆学科学化这个愿景的。

科学图书馆学目标的实现,只有采用当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经验——归纳、假说——演绎的程式,对图书馆学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与概括,并用可检验的形

式来阐述图书馆学的命题从而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这对于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来说,实在是一条通向科学化的道路,舍此而无它。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科学事业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我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还未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匮乏。科学图书馆学的抽象性、理论构建及其研究方法都需要理性来把握,需要从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方法理性四个层次来构建。

参考文献:

- [1] 蒋永福. 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3).
- [2] [英]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6.
- [3] 孙璐. 科学理性的价值考量[J].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2004(1).
- [4]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3177.
- [5] [荷兰]斯宾诺莎. 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83.
-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362.
- [7] 张洪齐. 论科学理性的基础[J]. 求索, 1996(4).
- [8] 黎德扬, 吴琳. 科学理性的匮乏[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4).
- [9] [美]M·W·瓦托夫斯基. 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 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 72-77.
- [10] [美]鲁德纳. 社会科学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 1989: 20.
- [11] 周昌忠. 西方科学方法论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49.
- [12] 赵春旻.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2).
- [13] 吴增基等. 理性精神的呼唤[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21-25.
- [14] 刘大椿. 科学哲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321.

- [15]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下)[J]. 图书馆, 1998(2).
- [16] 陆江兵. 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7-8.
- [17] 高剑平. 科学理性概念的界定[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18] 蒋永福, 张红艳. 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J]. 图书馆建设, 2002(5).
- [19]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与定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6).
- [20]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348.
- [21] [美]杰西·H·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59.
- [22]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9:58.
- [23]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56.
- [24] 肖希明. 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J]. 图书馆, 2000(1).
- [25]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 [26] 李国新. 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时代任务[J]. 图书馆, 2005(2).
- [27] 郑祥福. 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走向当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 [28] 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30-31.
- [29] [美]丹尼尔·贝尔.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

李林华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邮编 321004。

金明生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07-10-09)